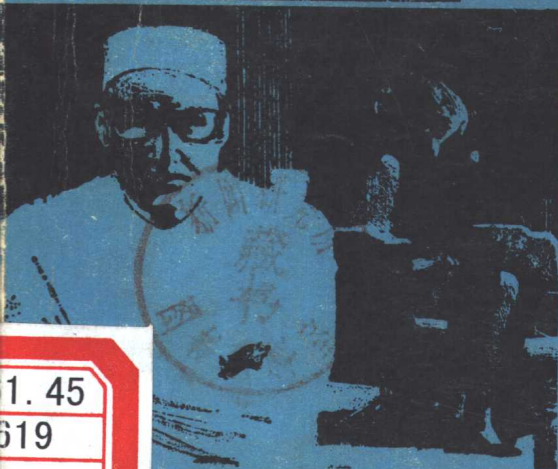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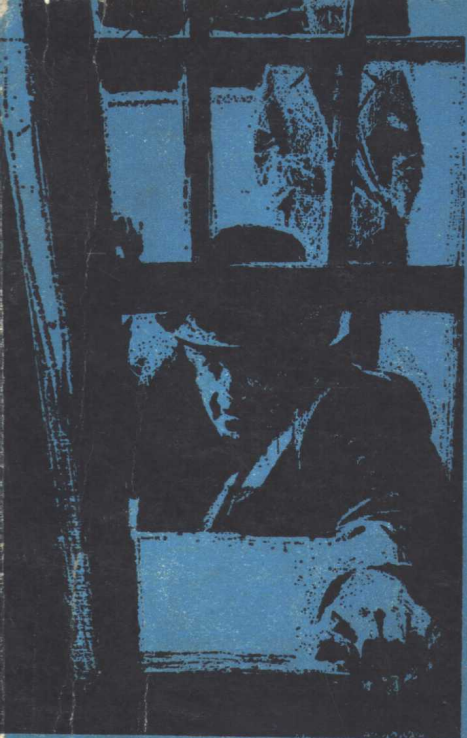


长篇推理小说

百万富翁 的心脏

〔英〕艾伦·温宁顿



1.45
519

吉林人民出版社

1561.45
70619

008452

长 篇 推 理 小 说



XWTS 0014244



百万富翁的心脏

〔英〕艾 伦·温 宁 顿 著

张维训 张沛恒 于永吉 译

吉 林 人 民 出 版 社

内容提要

英国百万富翁安东尼·费尔法克斯的心脏病发作，危在旦夕。著名外科医生沃尔特决定移植心脏以挽救他的生命。刚巧有一个带有杰克逊证件的人因车祸死亡，便将他的心脏移植给了安东尼。杰克逊的遗孀指控医生图财害命，要求掘坟验尸，闹得满城风雨。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费尔法克斯家的别墅附近又发现了一具无头死尸。警方和政府高级官员徇私情，企图大事化小，敷衍了事。但正直的探长哈罗特认真进行调查，终于识破了狡猾透顶的杀人凶犯所制造的种种假象，使凶手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百万富翁的心脏

〔英〕艾伦·温斯顿 著

张维训 张沛恒 于永吉 译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5½印张 插页2 113,000字

1980年9月第1版 1980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97,960册

书号：10091·772 定价：0.53元

作者简介

艾伦·温宁顿是英国当代作家，英共党员。他作为《工人日报》驻外记者，曾在中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越南、老挝等国家工作多年，现在是《晨星报》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记者。温宁顿著有《终点站：柏林》、《重庆的决斗》等书。

主要人物表

安东尼·费尔法克斯	百万富翁
梅莉琳	安东尼的妻子
柳茜·达文特里	安东尼的妹妹
礼查德·达文特里	柳茜的丈夫
波利·费尔法克斯	安东尼的弟弟
乔舒亚·沃尔特	外科医生
特莱梅因	安东尼家的仆人
拉塞尔·琼斯	外科医生
芬德利	医生
莉德尔	护士
古莉	波利的女友
威尔莫特	病理专家
爱德华·杰克逊	计算机修理工
艾莉莎·杰克逊	爱德华的妻子
莫丽·菲洛恩	琼斯的秘书
米列尔太太	清扫工
希德·佩因	傻子
珀西·哈罗特	探长
吉丽塔·哈罗特	珀西的妻子
安德鲁·菲茨杰拉德	刑警，哈罗特的助手
阿切尔	地方警察局长
玛尔科姆·特列吉克	警察总监
卡明斯	总监助理
贝伦斯	侦查处长
富兰克林·波雷别尔	内务部长
斯各特·乌因特洛普	牙科大夫

心脏移植——这是唯一能使两个病人同时丧命的一种方法。

外科教授查里·伊林格沃尔特爵士

第一章

从荧光屏上，梅莉琳仅仅看到了丈夫的头部。头部下面垫着一个枕头。她哪里知道，在那个房间里还摆满了绿色的金属支架，上面装有各种开关，各式各样的灯泡、电线、小细管儿、变阻器和自动记录仪的纸卷。

一条条电线和小细管儿，几乎全部都和安东尼的身体相通，到他身上就成了电极或皮下注射器，仿佛是一条条脐带，把他和那些十分复杂的仪器连接在一起。现在维持安东尼生命的正是这些仪器。如果不靠这些仪器，他早就不在人世了。梅莉琳所能看到的唯一一件器具，是一条小氧气管儿。小管儿用胶布固定在安东尼的脖子上，塞进了他的鼻孔。

他那苍白的面孔本来就毫无生气，消瘦不堪，再加上这只小细管儿，就显得更加难看了。她还从来没有见到过他是这个样子，看上去令人毛骨悚然。

“你的气色真是好极了，安东尼。和昨天比，你简直象个小伙子了。”她急匆匆地补充道。

他微微睁开眼睛，满心想笑一下，可是胶布不作美，结

果出现的不是笑容，而是一个怪相。

“不用惦记着我。给我讲点使人高兴的事情吧。外边儿都在干什么呢？你在做什么呢？家里怎样啊？”

她笑了：

“是不是还得先谈谈家里人哪？他们都一如既往：柳茜吃得饱饱的，礼查德喝得足足的，波利住在西边那间侧屋里，陪着他这次带回来的那个女人。还有什么呢？对了，我每天早晨骑骑马，剩下的时间就读书、游泳、散步。不和你在一起，我都寂寞死了，安东尼。”

他尽量用从容的口气问道：

“你是什么时候见到沃尔特的？”

“最后一次到医院来的时候，是两天以前。”

“他也到我这里来过。你看他这个人怎样？”

“很自信。他说，这种手术对他来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而且，用腿部或其他部位的血管代替萎缩了的心血管，比以前用过的方法要好得多，不会引起休克。”

“啊，啊。”看得出，她丈夫对这些毫无兴趣。“他说我什么没有？”

“我不是说了吗，他很自信。并且他还一再强调，在手术之前，一定要使你本身和全身器官都能得到良好的补养。”

“你不会骗我吧，梅莉琳？你对我是下过保证的。你要知道，我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所以，我宁肯了解实情，也不愿意充当胆小鬼和傻瓜。”

这时，有一行字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患者需要休息，请结束探病。”

“亲爱的，”她说，“已经在下逐客令了，怕我把你累坏了。我星期五再来。再见，你很快也会离开这里的。”

“听天由命吧！”他又一次想露出笑容，结果得到的仍旧是一副可笑的怪相。屏幕熄灭了。她擦了擦强忍着才没有流下来的泪水。

安东尼·费尔法克斯的病情，并未因住进急救病房而有所好转。他第一次心脏病发作是七年前，在他们婚后不久。过了五年之后发生了第二次，这一次搞垮了他的身体。第三次发生在几个月以前，这一次使他彻底变成了一个残废。心脏增大，心律不齐。他喘得特别厉害，因此，如果屋里只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他根本不敢躺下身来。他身上的器官一个个都衰退了，所以什么病都容易感染上。

有一位护士正在等候梅莉琳。

“沃尔特先生星期四从伦敦回来，费尔法克斯太太。他想同您谈谈费尔法克斯先生的事情。上午十点钟，您看可以吗？”

安东尼的妹妹柳茜吃早饭时总是第一个来到饭厅。她长得很象妈妈。据父亲讲，妈妈是个“富态的女人”，高高的个子，壮壮的身体。柳茜历来不讲究穿戴，她总是穿着一件粗绒布带皱边的短袖衫。

她的丈夫走进了饭厅。

“早晨好，礼查德。”

“啊，柳茜，你早来啦？”他每天早晨总是重复着这句话，“波利大概不会很快下楼来的。这个人可真不知好歹。在

这种时候竟把一个下流女人弄到家里来！他忘记他哥哥正在死亡线上挣扎。”

礼查德给自己倒了一杯咖啡，然后点上了一支香烟。

“安东尼的老婆不也是一路货吗？不然的话，她早把这个娘们打发到附近的旅馆去了。”

“小点声，我亲爱的，他们会听到的。”

“真缺德，他一听到安东尼的心脏病再度发作，就迫不及待地和这个女人一起跑到这里来了。他想让大家都明白，如果安东尼一死，他便是财产的继承人。”

“可是他并没有死啊，柳茜。”

“据我所知……”她停了一下，随后又改变了话题：“简直是岂有此理，法律竟规定了这么个财产继承的制度，还规定了继承权永远固定给什么人。让我眼睁睁看着这么一大笔财产就要落到一个寻花问柳、游手好闲的人的手里，能不心痛吗？”

这些议论，礼查德每天都要从头到尾听上一遍。不过，他自己的操心事也是够多的。

“费尔法克斯家的人总要娶一个比自己地位低的女人做老婆，”柳茜继续说，“安东尼跟他那位时装模特不就是吗？这回波利也不会例外，只要他结婚。”

柳茜的丈夫，可尊敬的礼查德·达文特里，是约克郡达伏顿公司达伏顿勋爵的独生子和继承人，仅仅为给这些遗产上税，就已经弄得他焦头烂额。他爷爷对如何巧妙地逃避大地产税这类事务一窍不通。所以，达伏顿勋爵的年收入是微不足道的，只不过六千英镑。

柳茜自己所继承的财产，一年也不过才一万英镑，所以，在未婚妻的市场上她是属于“处理品”之类的。礼查德的年纪已经不小了，而且还有个老父亲。这位老人竟想要活到一百岁，甚至还不止一百岁。因此，他也不是一个令人羡慕的未婚夫。

梅莉琳走进了饭厅。她打扮得非常时髦，显得十分阔气。特莱梅因跟在她的身后，手里捧着一个茶盘，上面放的是刚煮好的咖啡。他停下脚步，等待着主人的吩咐。

“请让尼阔里斯把车子开到大门口。我自己开车去。”

“你要进城去吗？”柳茜问。她不乐意叫她梅莉琳。

“不，”梅莉琳说，“我要到医院去。沃尔特先生想和我谈谈你哥哥手术的事情。”

她有一副低沉的、柔和的、令人惬意的嗓子，言谈语气毫不矫揉造作。柳茜评论她这位嫂子的时候，只能责备她不是贵族，而且又没有钱。既然她是自己挣钱维持生活，而且干的还是时装模特这种职业，毫无疑问，她是看上了安东尼的钱才迫使他结婚的。

时装模特这种职业使聪明美丽的梅莉琳获得了无可非议的风貌。她中上等个儿，身材苗条，长着两条修长、美丽而又匀称的大腿。梅莉琳十分注意发式和两只手，并且很善于修饰打扮，服装选择得也非常得体。

“手术？”柳茜用一种不赞成的口气问。

梅莉琳坐下来给自己倒了一杯咖啡。

“沃尔特先生认为，必须进行心脏手术。真是连想一下都感到可怕。”

“简直是胡闹。”柳茜说。

梅莉琳尽量说得心平气和：

“再来一次心脏病发作，安东尼是经受不起的。如果不采取措施，他只有等死了。”

她感到声音在颤抖，就不做声了。柳茜趁这个机会说道：

“可不要让安东尼成为某种冒险性试验的牺牲品啊。”

“那是绝不会的，”梅莉琳回答说，“沃尔特是国王家族的顾问，不必怀疑他会冒充内行。”

柳茜说：

“是不是和波利一起去更合适呢？”

梅莉琳强忍着才没有发火。

“不必吧。”

“我不过是想，”柳茜十分谨慎地说，“如果安东尼发生了什么意外，波利不是他的继承人吗？”

“我不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想，在商量这件事情的时候，应该有一个代表费尔法克斯家族利益的人在场。”

梅莉琳微笑着说道：

“为了费尔法克斯家族这位成员的利益，也为了我所嫁的这个成员的利益，最好还是让安东尼活着。如果安东尼希望见到波利，而且医生也允许的话，那当然……”她耸了耸肩膀。

柳茜知道，不久以前安东尼曾经禁止波利到费尔法克斯家的庄园洛普福特厅里来，就是因为他管梅莉琳叫骗子和奴才。当时弟弟企图通过法律程序阻止安东尼在一份契约

上签字。这份契约同意梅莉琳继承他的一部分财产。还是梅莉琳使他们弟兄二人言归于好了，但却十分勉强。

护士带着她走在一条充满碘仿味的走廊上。

迎面走过来一个身材魁梧、体格健壮的人，这个人边走边在想着心事。

“早安，琼斯大夫，”护士打招呼说。

“哈罗，拉塞尔，”费尔法克斯太太说，“刚查完病房吗？”

“是的，梅莉琳。沃尔特听说我和你们家很熟，就邀我参加这次非正式会谈，研究你丈夫的手术问题。”

梅莉琳拉住他的手。

“这么说，一定是非常严重了？”

“沃尔特是你丈夫的医生，也是你的医生。你既然是去找他商量，我就不便议论这次手术了。”

“对不起，拉塞尔，你说的对。常到我们家来吧。我需要摆脱家里人的纠缠喘口气儿。”

沃尔特，全国最著名的心脏病专家和外科医生，正在院长室里等候梅莉琳。

“早安，费尔法克斯太太。”沃尔特声音很低，就象催眠术家在说话。对此他很得意。他走了过来，用深沉的目光仔细打量着她，伸出了一只手，一只外科医生固有的那种结实而又细心保护着的手。

“坐吧，我刚刚看过您的丈夫。他气色好多了，是不是？再住几天急救病房，就能恢复得更好。”

沃尔特坐在院长桌子前面，不做声了。这似乎是向她暗示，远非一切都那么顺利。他有一条原则，就是让别人自己得出必要的结论，以免把医生看做是坏消息的传播者。

“情况很糟吗？”她问道。

他紧闭双唇，慢慢地点了一下头。

“我知道。可是手术呢？能够保住心脏功能的手术怎么样啊？这种手术不是可以做吗？”

沃尔特把目光投向桌面。

“他的心脏已经无法挽救了。”

他抬起手来，请求梅莉琳先不要做声。

“而且这不单单是我的意见。为了使你放心，我还征求了克文西先生和久布阿先生的意见，也和琼斯大夫商量过。”

“他的心脏遍布伤疤，已经硬化，血管也萎缩了。并且大部分肌肉组织已经坏死，健康的组织所剩无几，实在经不起另一次手术了。”

梅莉琳绝望地坐在那里，无力地垂下了两只手。她用哑哑的声音问道：

“这就是说，只要你把各种仪器一关，安东尼就没命了。”

沃尔特没有做声，过了一会儿说道：

“不会马上就死去的。不过，他最多也只能活几天时间，而且还要忍受着很大痛苦。”

“那可怎么办哪？”

“费尔法克斯太太，我不是无缘无故就把您请到我这里来的。我要和您讲的并不是什么秘密，不过，听我讲完之后，您要答应我，暂时不能跟别人讲。若想保住您丈夫的生

命，只有依靠心脏移植手术了。假如这是可能的，您同意吗？”



“不过，这件事，要由安东尼自己做出决定啊！”

“我们应当考虑的是，怎样做才对患者有利。我不打算现在就把这件事告诉他。要知道，不一定很快就能找到合适的心脏。如果让他在恐惧和期待中生活，对他的身体是很有影响的，那就不容易取得成功了。因此，不到手术前的最后一分钟，对费尔法克斯先生是什么也不能讲的。此外，他可能突然失去知觉，或者有可能一下子找不到您——患者的近亲。这样一来，我们就有可能失去最难得的好机会。所以，我才希望得到您的同意。”

她向医生转过脸去：

“您想，安东尼会同意吗？您还记得吧，他是怎样嘲笑心脏移植手术来的。他喜欢援引一位外科教授的话。那位教授断言，心脏移植，这是唯一能使两个病人同时丧命的一种方法。”

沃尔特笑了。

“这是查里·伊林格沃尔特爵士，他是个宗教狂。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

“不过，通常这种患者只能活几个星期，而且还十分痛苦，总担心自己会死去。”

“费尔法克斯太太，”这次沃尔特的口气十分肯定，“有几个患者靠移植的心脏已经活了两年以上。没有任何根据认为您的丈夫不能活那么久。不仅如此，我还指望，而且也相信，他能活得更加久。”

“可是我答应过我不欺骗他。他还说，他能够正确对待任何真情。”

“我最后一次见到您丈夫的时候，他表示，如果我要做的手术能使他的生命哪怕延长十个月，他也会同意的。当然，您知道这是什么缘故。”

她点了点头。

“他还提到，”沃尔特接着说，“在你们结婚之后不久他曾经签署过一份赠送财产的契约。据我所知，七年期限在三月份到期。如果他在在这之前去世，那么，由于你没有生男育女，你就会陷于困境。”

“是的，庄园将落到他弟弟波利手里。”

“据我所知，他们弟兄不太和睦。他把细节全都和我讲了，目的就是让我了解，这对他是多么重要。我认为，如果我们使他失去这个希望，这种精神上的打击，他是经受不了的。”

“您从来没有做过这种手术，这是什么缘故呢？”

“我不想遭到失败。我需要更多的时间，这样对成功就更有把握。目前我们已经建立了医疗情报中心，可以从国内任何地区获得合用的器官。另外，我认为，移植器官是在一种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进行的，是在患者无法再承受休克状态时，作为一种应急手段进行的。您知道，您丈夫对我们医院在财政上给予了多大支持。我们可以无限期地使用目前具备的各种极贵重的器材，一直到他恢复到能够经受手术为止。”

“这简直是太可怕了！”

“我晓得。不过事实是无法改变的。费尔法克斯太太，请您把一切都冷静地考虑一下。只有移植才能帮助您丈夫把生命延续到三月份。”

“金钱对我毫无意义。我不愿意把他变成温室里的花草，或是实验用的家兔。”

“不过，对他来讲，金钱还是不无意义的。他不希望您陷于贫困。绝对可以相信，根据目前的医学水平，我们能让他安静地活上两、三年。您同意吗，费尔法克斯太太？”

“好吧，不过……”

“那么，请您作为他的亲人，签署一份同意手术的声明吧。”

她拿起声明书，闭紧嘴唇，一口气读完之后就签上了

字。

“这一切只有咱们两个人知道，费尔法克斯太太。”

“咱们两个人和打字员。”她做了一个鬼脸补充说。

“不，是我亲自打的字。”

“如果他看出我那怕是用沉默来欺骗了他，那我也是受不了的。可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我马上就把您丈夫一切有关医疗方面的材料交给情报中心。只要一发现符合特征的心脏，计算机就会表明，双方条件相似……有一组心脏外科的专家，我已经训练好几个月了。我们将昼夜二十四小时值班，一直到发现合适的心脏提供者为止。”

第 二 章

布伦达·西姆斯还不满十九岁。当她和捷托离开舞厅的时候，他让她戴上头盔，坐上了“诺尔顿”牌大马力摩托车的后座。

捷托加大了油门。于是布伦达便紧紧贴住他的身体，闭上了眼睛，因为仅有的一付眼镜由捷托戴着。她不知道，为什么捷托突然减慢了速度。原来他刚刚超过一辆大卡车，迎面射过来的前灯就晃住了他的眼睛。于是他打算重新钻到卡车后面去，可是刹车踩得太急了。

庞大的“诺尔顿”飞过公路，在离对面的汽车几十厘米的地方，翻倒在路边的草坪上。看情形，捷托本来竭力想使